



李异

著名烟草老前辈张逸宾曾经作词(念奴娇·中华)赞颂“中华”牌香烟：“华表耸立通衢，丰碑崔嵬，昂首白云里。峻阁崇楼，凝静穆，大国泱泱宇，辉煌金牌，‘中华’玉叶，芳草连天碧。寰中宇外，且听称颂语”。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国烟”——“中华”牌香烟，自1951年2月12日问世以来，始终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经过6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上烟人的不懈努力，“中华”品牌在消费者中知名度越来越广、忠诚度越来越高、美誉度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从“爱我中华”的歌声

“中华”品牌的今天和明天

中接受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中华”牌香烟有着很深的“爱国情结”。上海烟草集团十多年来经济效益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始终把慈善捐助作为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造福于民的一项崇高事业，积极倡导“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的行业精神。1995年，公司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了“中华慈善教育基金”，至2010年底已累计捐款1.5亿元，共资助了上海、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天津等省市贫困学生63000余人。目前，“中华慈善教育基金”已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设立最早、数额最大的一个基金，上海烟草集团已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中捐款最多的国有企业，为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从一张张“中华”牌烟标的变化中，我们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从象征祖国的尊严伟大的华表与天安门；到展现改革开放成果的上海标志性建筑，都在“中华”烟标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中华”牌香烟初创时的第一枚烟标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华”牌

卷烟为本公司出口之超等香烟，完全采用高等原料精制，烟味醇厚，为国产烟中最名贵出品。“中华”牌烟标设计的底色采用了传统吉祥的大红色，图案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前的大华表，她象征了中华民族从此走向更辉煌的康庄大道。1950年10月，印有“中朝人民军队并肩前进，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等字样的“中华”牌香烟随中国人民慰问团带给了志愿军战士，受到了志愿军将士欢迎，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士气；1952年2月1日注册的“中华”牌烟标，她的画面如同本文开头的那首诗一样，让所有中国人感到尊严华贵；1964年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中华”牌烟标，5月1日起出现在全国各大航班上，以显示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信心；1969年“中华”牌烟标上的“中华”两字改为毛主席手迹，使全国人民倍增对毛主席、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2000年跨入新世纪之际，在“中华”牌香烟系列产品中，出现了一套由10个建筑物组成的景观烟标，分别是“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上海体育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豫园”等，进一步展现上海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中国在腾飞、中

国在崛起；2001年是“中华”牌香烟问世50周年，“中华”牌烟标第一次印上了“1951—2001纪念中华牌香烟问世五十周年”的字样，很有收藏价值。

早在1950年，毛泽东主席就提高低烟质量问题作了亲笔批示，要求“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外国及外商的纸烟。”毛主席认为，当时我们做的低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搞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从毛主席提出的要求来看，我们应该有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中华”品牌应运而生，她的发展倾注了几代上海烟草人的心血和智慧。从“中华”60年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始终贯穿“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着“和博一流”企业精神，承载着上海烟草传承与发展的使命。在全国烟草行业勾画新一轮品牌发展蓝图之际，上海烟草提出了“中华”品牌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宏伟目标：未来5年，以提升“中华”品牌价值为目标，全面实施“中华”品牌“百万千亿”工程，把“中华”培育成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大品牌。“中华”品牌的健康发展，既承载着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期望，更是我们上海烟草人的责任。“十二五”

期间，“中华”品牌将肩负着“做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的历史使命，不断巩固“国烟”地位，成为中式卷烟的代表品牌。

记得2001年6月《上海烟业报》纪念“中华”品牌50周年时在《道不尽“中华”情——烟草老前辈相聚话“中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发展“中华”品牌，爱我“中华”品牌，并进一步振兴“中华”品牌是我们纪念“中华”品牌的意义所在。我们从“中华”品牌的传奇经历和辉煌成就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它所蕴含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今天，我们仰望雄伟的天安门，那峻阁崇楼，不正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热情和期望吗？为了她，钱学森不顾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为了她，留美烟草研究生朱尊权看淡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待遇，坚决地回来了……然而他们没有丝毫怨言，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让中国更加富强美好。

“中华”品牌的文化是上海烟草集团文化的凝聚，是企业精神的结晶，是中式卷烟品牌文化的典范，是一本生动而翔实的爱国主义教材！

烟的遗传

□ 阳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天早晨，奶奶都会拿出一张小票子，叫我：“小成，给我买两百钱(现在的两分钱)的丝烟来。”“噢！”我应一声，接过钱，屁颠屁颠地跑到丝烟铺去买。丝烟铺在刘家湾口，铺面大，牌也大，黑黑的，写的字是金的。柜台高，宽宽的，上边摆着些木盘，方方的，漆得红红的。我踮起脚尖才看得见盘里的丝烟。有金黄的、褐黄的、黑黄的，是分好次的吧。我递上两百钱，卖烟人是个老头子，戴顶小小的瓜皮帽，黑黄黄的，发着光，他们说这是丝的。嘿！丝的，肯定是丝烟做的，瞧！色都是一个样，我想起就笑。那老头子用一把很小的秤称了点黑黄的丝烟，用土纸包成一小方块，就递给我，嘱咐声，拿好啊！我说，晓得。拿起回头就走，没出门，反而进到里面石天井里看工人推烟丝，推烟时的吱吱声吸引了我。工人们把一张张烟叶叠得厚厚的，用两块厚木板夹紧，斜斜地卡在木凳上，工人们用把很利的刨一推，烟就成了丝；又有工人把那些丝，放进桌上的大簸箕里，洒酒、洒糖水、洒香料等东西，轻揉一阵，烟丝就变得香喷喷、油润润的了，很好闻。

难怪奶奶吸起丝烟来那么有味，奶奶吸烟用一把铜烟袋，小巧，亮晶晶的。烟袋吸烟很有趣，奶奶把一小点丝烟装进烟斗，把燎着烟的纸捻，凑近嘴一吹，纸捻就燃起一团火，用火点燃烟丝，一吸烟嘴，烟袋里发出“嗨！嗨”的声响，奶奶口里就有了大堆的烟雾。她就微闭着眼，慢慢地吐，烟吐完，睁眼，才吸第二口。烟丝燃尽，奶奶一提烟斗，轻轻一吹，一小团烟灰就滚到地上。我很好奇，趁奶奶打盹时，偷偷拿起铜烟袋一吹，烟斗里竟“飏”出一股黄水，弄得满地，像我尿尿一样，原来烟袋里装了水。事后，被奶奶罚了三次鼻梁，罚给她搓二十根纸捻。

我喜欢给奶奶搓纸捻，搓纸捻时奶奶也搓。她先把草纸裁成一小方，朝对角卷起，搓成筷子粗细的纸条，就是纸捻了。很神奇，纸捻不易燃，燃后不易熄，嘴吹才起火，火熄只冒烟，缓缓燃。奶奶认得字，看过好多书。搓纸捻时，总给我讲故事：什么沉香劈山救母、目连救母、王祥卧冰、望娘滩等好多故事，很动人的，我听着听着常会哭。奶奶就说我心慈，长大孝心一定好，我不明白。

也许是遗传，我老爸也爱吸烟，有瘾。老爸吸烟不用烟袋，先是吃纸烟，很便宜的一种。像五分钱一包的“向阳花”；一毛一包的“蓝雁”等。都嫌贵了，又说不过瘾，就改吃叶子烟。老爸吃烟，注重烟叶。烟叶要大张、厚实、油质、味好的。城里叶子烟少，好烟更少。我在县里工作，经常跑乡下，老爸的叶子烟大多是我供应。一次我到遵义县南北镇出差，听说阁老坝有种烟叫“兰花烟”，香如兰花，回味无穷，是一个姓鲁的老头子自种自吃的，从不卖。我就弄了两瓶瓶装酒，提了两条“朝阳桥”香烟，走了五十里地，到了阁老坝，找到鲁大爷，软泡硬磨，也许是看在我孝心的份上，鲁大爷终于分给我两斤兰花烟。那兰花烟，叶短宽厚，闻闻，有淡淡花香，抽时，喷一小口烟雾，满屋兰花清香，就像洒了花露。老爸如获至宝，到处宣扬他有极品叶子烟，自己舍不得多吃几杆，大多用于供人品尝了。我心有不忍，第二年，再去阁老坝找鲁大爷，可惜，老人家已仙逝。

桐梓县产方竹，节密壁厚，我托人给老爸做了一根方竹烟杆，铜头铜嘴，近人高。平时给老爸作杖杆路，闲时让他老悠闲地抽上几口。杆长了，抽烟点火不方便，要我回家，就端个小板凳，坐在他面前，把烟杆搁在腿上给老爸点烟。老爸躺在椅子上，像奶奶，眼微闭，吸一口烟，慢慢吞吐，很是享受。

我也曾吸烟，是老爸传染的吧！但我吸的是香烟，气派、方便，比老爸、奶奶的高档，大多是儿子买的，最次的是软“遵义”，几十元一包；最好的是“大熊猫”、“天子”，一百元一包。现在，日子好过了，什么都不缺，我倒戒了烟，因为能享受的生活来得太晚，烟盒上又写着：吸烟有害健康。

与香烟说分手

□ 华铁

大学期间，为尘世琐事相扰，加之室友强力推荐，渐渐学会在吞吞吐吐中寻找快乐。从此，香烟如同另一个爱人一样，与我如影随形，相伴前行。也有过想戒烟的冲动，但总会觉得抽烟的理由实在太充分了，让人简直不抽不行。

瘾，新华字典解释为“指特别深的不良嗜好，亦泛指对某项事物的特殊兴趣、癖好”。而当“瘾”字与烟、酒、游戏、金钱、权利词语等发生碰撞时，更加重了其贬义的概念，让人沉溺于此，难以自拔。

“为什么戒烟呢？”许多朋友这样问我，我也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真正下起这个决心呢。是老爸吗，虽然他在我小时候也曾谆谆教导我说吸烟会影响寿命，但他微黄的食指与中指暴露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烟民，也决定了他的话语在我心中的分量。是老婆吗，多少次因为我抽烟发生过争吵，多少次为我购买各种戒烟产品，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丝毫收敛。

想来想去，原因似乎是我身边的同事。最近，戒烟的同事越来越多了，成功的也不在少数。对我是一种触动，“榜样”的力量总是无穷的。但真正让我痛下决心的就是那一瞬间，已经成功戒烟的同事将抽屉里的一整条烟递给我时说“给你吧，我也不抽了”。那一瞬间，我当时的心理充满了矛盾，是感谢，高兴？或许更多的是自责和不安。当我从他手中接过香烟后，风一样的躲开了。回家的路上，左手牵着老婆，右手攥着香烟，脑子里如同要与初恋情人分手一样混乱，忽然站定对她说：“我戒烟好不好”。没等老婆反应过来，我已将攥得已经发皱的香烟和仍留有余温的打火机扔向了垃圾桶。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与香烟彻底决裂。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内心也反复纠结和挣扎，也有过精神萎靡，少了“快活似神仙”的感觉，却多了一份轻松，干呕和黑眼圈逐渐消失，气息中也没了那些令人反感的味道。虽然戒烟时间还很短，但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的场景，遇到别人递烟，我可以非常从容地嘴角含着淡淡笑意地缓缓吐出两个字：“戒了。”每每此时我会觉得我的形象霎时间高大许多，在坚持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份“自恋的快乐”。

下一个与香烟说分手的，会是你吗？

父亲一生的最爱

□ 敖腾云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又是一年清明。转眼间父亲已去世多年了。但父亲一生的最爱却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父亲兴趣爱好不多。一不喝酒，二不饮茶，三不吃零食。他唯独酷爱抽烟，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烟龄达六十余年。

从我懂事时起，烟就是紧俏品。父亲那时抽的是每包0.17元的“香叶”和每包0.14元的“勇士”。上世纪70年代烟票紧张时，每月不够抽，父亲就动员我们几个小孩到街上去捡烟蒂。我们捡了不少带回家去，他就把烟蒂一个一个剥开，将里面的烟丝放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食指沾上唾沫

一卷就完成了。有时也用自制的竹烟斗放进烟丝抽。竹烟斗长约一尺，用竹根制作而成。

小时候听父亲讲，他7岁开始抽烟。太公名叫敖连裕，除爱抽烟外，还喜欢武功，对付五六个人不成问题。当时，太公的威名如雷贯耳，其经营的船舶运输业务生意兴隆，家境富足。只可惜英年早逝，之后，家境日渐衰败。父亲是船工，从15岁开始撑船，40多年来一直漂泊在河流上。他三十多岁患慢性胃病，经常痛得直不起腰，大汗淋漓。可是为一家老小9口人的生计所迫，不得不硬撑着，很少到医院看病吃药。一天到晚，父亲常常吞云吐雾，周围烟雾缭绕。就是几餐不吃饭也要抽烟，他说：“胃痛时抽烟会舒服，好过一些。”

我参加工作后，分配到副食品公司，后来又到了烟草公司。父亲抽烟的档次仍然是0.20-0.30元/包的“欢腾”、“赣州桥”。有一年春节，我给父亲买了两条上海产的“大前门”，父亲看到后不但没有高兴，反而责备我不该买这么贵的烟给他抽。他说：“我是穷苦出身的人，差的烟抽惯了，好的烟反而抽不惯，低档烟过瘾。”后来，父亲偷偷地把这两条烟卖给了别人。我知道，其实他不是抽不惯好烟，而是舍不得抽这么贵的烟，父亲一生勤俭节约惯了。

改革开放多年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父亲抽烟的档次却变化不大，仍然是抽0.30-0.40元/包的烟。父亲71岁时患肺结核，原因是抽烟太多。我和家人反复做父亲的工作。

经过几个月时间，父亲终于把烟戒掉了，病也基本痊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的一天晚上，父亲突发脑溢血，经过医院半个月的全力抢救，命虽然保住了，却身体瘫痪。

我继承了父亲爱抽烟的习惯，每天也要抽一包烟。夜深人静时，抽上一支烟，写作灵感袭来，也能写出一些好文章。这些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多次获奖。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床上对我说：“当初如果不戒烟，可能不会得脑溢血，也就不会受这几年的苦。”我听后欲哭无泪，父亲对烟仍情有独钟，念念不忘。父亲下葬时，我把两条“金圣”放在他的枕边，寄托我的哀思。我想父亲健在时，没有抽好烟，到天天后该尝一尝好烟的味道。

茶与烟 擅长讲故事的叶子

□ 刘力源

一向觉得，烟草与茶叶颇为相似。

同样是鲜活的生命，孕育在大地中，被雨露润泽，被日月光芒抚慰，最后成为点缀生活的良品，让生命换一种方式继续。不同的是，烟草在火焰中涅槃成一丝一缕的馥郁，而茶叶则在涟漪水波中抛洒出一点一滴的芬芳。与茶叶相比，带着一丝丝烟火气的烟叶，总是显得更为灵动更为鲜活，那蒙蒙的一片白雾中似乎也氤氲着一丝神秘的气息。

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广告业，最头痛的产品也许就是烟叶了。科学家时时宣扬烟草有害健康，民众将信将疑，广告业也飘摇在到底是

论证吸烟对健康无害，还是为烟叶找到新的卖点。当然，当今的科学研究已然下了定论，吸烟无疑是有害健康的。然而，烟草却依然不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也许我们追求的，不过是口中吐出那一缕白色时，心底升腾而起的一丝轻松，一丝烦恼从脑海中被抽离的体验。这使我想起40年代广告人最后找到的广告语“who cares? (随性而为)”或许烟草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一种随性而为的率性，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曾经有人说过，品茶的过程，是对茶叶前世今生的探索。白茶是一种青春的风貌，在最鲜艳的年华离开枝头，清新素雅犹如明媚春光；绿茶是成熟的韵味，经过杀青揉捻，它

有着锻造后的特殊芬芳；而老叶发酵而成的红茶则是沉淀的心境，茶汤深沉仿若秋叶之静美。

而品烟何尝不是如此？川渝中烟的传奇天子清新淡雅，香味圆润，烟气细腻，如同少年时代的心境般鲜活；川渝中烟的软嘴朝天门回味无穷，余甘生津，醇香顺滑，回味持久，如同回忆一般让人沉醉；川渝中烟的娇子香味浓厚，原质原味，入口却无异物感，谁说这不是一种淬炼后的成熟风韵？

烟和茶，都是擅长讲故事的树叶。用心倾听，你能感受到它生命的起点，它遇见的阳光雨露，它走过的山川河流。每一丝芬芳、每一缕馥郁，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它们生命体验的故事。



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

□ 阮鉴祥

我父亲生前酷好读古书，除了收藏有旧版的《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篇首配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书籍外，还收藏不少早期的香烟牌子，其中最不易收齐的，当数一套150枚的《三国演义》人物香烟牌。

据父亲告知，这种香烟牌是当时的英商驻华美烟草公司为推销其生产的香烟而特意制作附装于香烟盒内的，每包香烟只装一枚香烟牌，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就分别装在150盒香烟内，但并不按顺序装入，可能你拆开几千包香烟都不一定能集全整套香烟牌，故而父亲为集全这

套香烟牌，费了不少心血。父亲那时并不抽烟，他收集的方法一是向吸烟的亲朋好友讨要，二是外出途中留意地上有没有丢弃的香烟壳子，捡起来掏掏看，三是与他人交换。为了换到有些稀少的人物香烟牌，往往不惜用数枚换一枚。就这样，断断续续花了五六年时间，总算集全了整套来之不易的香烟牌。有一位也爱收藏的同事曾愿出十块银元购买这套《三国演义》香烟牌，被父亲谢绝了。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香烟牌，但那时扩搞到的并非装在烟盒内，而是买来印好各种彩色图案(也有三国人物)的一大张按线条裁剪开来，故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纸玩片，不算名副其实的香烟牌子，由此对父亲那套正

宗的香烟牌格外垂青乃至垂涎，很想弄到手。但父亲除了偶尔拿出来让我们兄弟姐妹开开眼外，始终藏于隐秘处。

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底，父亲突然发病吐血，送医院抢救尚未交代后事就去世了。他收藏的有些物品如养老金存折都不知放在何处，更遑论那套香烟牌了。幸好老天有眼，老母亲近日在翻检旧衣柜时，无意中找到了那套香烟牌，并交由我保管和继承。

喜出望外之余，我借助放大镜仔细品鉴这套珍贵的香烟牌，见其每枚尺幅为65×35mm，正面为彩色人物绣像并编有编号，背面为《三国演义》书中刻画该人物的一首诗，如董卓的

诗为“霸业成时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貂蝉的诗为“殄灭国贼，西施后身；汉朝臣宰，不及妇人”，十分形象传神。令我不解的是，其人物排列序号既不完全按尊贵地位，也不以国别归拢，而是跳跃式穿插，如刘关张的排列序号就分别为39、19、62。另外，序号92标名为“二乔”，绘有大乔和小乔二人，从而使150枚一套的《三国演义》香烟牌上共展示了151位三国人物，几乎囊括了《三国演义》小说中所有出场的有名有姓人物，而且各人的服饰、姿势、表情均不相同。时下除了笔者，不知还有谁集有相同的这样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